

糊塗 29/12/2019

本該白雪紛飛的日子，雪花卻給一肚子的不耐煩代替了。不過刺骨的冷風還是會時不時趁人們不留神時給他們招來個傷風兩三日。如此的游擊戰雖說是家常便飯，還是會有被打個正著的時候。

早早起來，到了做瑜珈的地方才被告知取消了。雖說也挺失望的，畢竟早上做完瑜珈的一天是特別的神清氣爽的，心裡卻是悠遊自在。清晨與深夜都有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感覺，特別自由。晨早沒了可以暖身的瑜珈班，就去找找暖包子吃吧。去超市的途中，在想著自己即使事情不以計畫走，心裏好像也不會太不平衡。除了這轉念間對自己的滿足感外，一路上都是在唱著上個年代的情歌。

吃著暖包子，邊接著我媽打來的電話。說著說著，發現我忘記告訴我媽轉錢來交學費以致沒了早交學費的折頭。聽到老媽如常的責罵，有一種 Jamais vu 的感覺，明明每句話都是如此的麗牌，咀文嚼字後卻是如此陌生，因為內容就是不停地重複金錢對家庭的重要性，彷彿是以千字述一語，內容漸變空洞，最後憤怒的原因已脫離初因，因怒而怒。我感到煩厭，就掛了電話。我為何而怒？

第一瞬間的憤怒大概來自她重複的牢騷，接著就想著“好好的早晨給她毀了”。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也許令我不耐煩的是一些更深層的不同。老媽煩惱的是金錢，而我煩惱的是我現今往後生活的內容。我覺得現在要豐富的是我生活的內容，並非要過上奢侈的生活，而是盡可能接觸不同的思維好讓我可以再兩年後能支持自己的生活。大概是我沈迷在自己的研究之中忘記了交學費，也可能是我不想交學費。我在想我是否想繼續完成這個學士課程，目前為止我還能從課程中磨練到自己，但是課堂越發地無聊，我自學大概會比我上課來得更有意思。老媽就是無論如何都想我盡快完成學士課程，好讓我在社會上容易找工作。老媽的牢騷好像就是在逼迫我做著她想我做的決定。但事情是否就是如此的對立呢？

非也。她是非常支持我想做的事情的，只不過在較大的著跟兒上比較保守。其實說到底我憤怒的理由比我媽的怒火更無謂，大概就是最近私人空間少了，思考時間少了，就容易受激怒吧。既不壓抑自己的怒火，也不增長其火力，雖說觀看自己的怒火還是挺煎熬的，不過我好像看到了平時看不到的自己。等等，這樣說好像也不對，如 David Joseph Bohm 所闡說的，我是我

，思緒還思緒，當別人挑戰我的價值觀時，別人並非在攻擊我，所以我也並非一定要通過不同行為來防衛自己。相反，觀察自己當下的反應能誘發對於自己認為正確的定論的質疑。

當憤怒的空洞被觀測到時，似乎憤怒就沒有了形態，也就消失了。